

萧峰 著

Bie You Dong Tian



别 有 洞 天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萧峰 著

Bie You Dong Tian

别有洞天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有洞天/萧峰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2133-5

I. 别…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80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3.00 元



别有洞天

自序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约是三年前,我躲在自家冰冷的旧屋,裹着件脏兮兮的破军大衣,每日坐在一张小书桌前鼓弄。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写出来的这些东西能否被称为作品,所以我绝不敢妄言自己是在写作,我宁可称之为写字,这样可以心安一些。

我写了许许多多的字,有朋友打电话来问:

“喂,文豪,怎么样啊?写了多少啦?”

我说:“大概十二万字左右了吧。”

“真的不错哦,不愧是文豪,你把自己认识的那几个字儿都写了好多遍了,是吧……”

不知为什么,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样的分子,有些幽默,但更多的是“坏”和“损”,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充满喜剧色彩,属于某一个特定类型的智慧型生物。书里所有的人物原型均来源于此,当然,也有我的份儿。因为我是作者,我便有了一些特权在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张冠李戴,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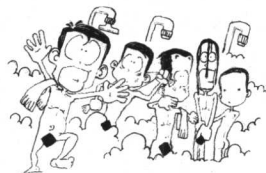
他们先支离破碎，然后再打散重组，甚至故意节外生枝、落井下石，总之，就像我在书里评价童青一样，我大概也算不上什么好人。

之所以这样评价自己实在是迫于很大的压力，那些原型们看到如此描述会多多少少觉得心情舒畅一些，以后与他们再见面的时候也还会有话可说，如果我胆敢把自己超脱于三界五行之外，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吹牛聊天是我们所有人的专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人和事仅仅被几个人享用实在是很大的浪费，我觉得假如能有更多的人听到看到会更加惬意，把聊天的话题扩展开去，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想到了写字，这也是《别有洞天》形成的最初动机。

我开始注意收集素材，把它们拟成简短的小标题记录在书籍、笔记本、甚至挂历的尾页上，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我粗略地汇总整理，数一数，居然有八十多个。经过筛选合并之后，我开始动笔。

《别有洞天》中大部分的人物性格里都有那么一点儿高尚纯洁，同时又有一点儿厚颜无耻、一点儿卑微懦弱以



别有洞天

及很多的庸碌,因为我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我特别喜欢看到这些小人物在尴尬、局促、窘迫的要挟之下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别有洞天》有点儿像一本漫画,插图师浸水也说这是很好的漫画脚本。我希望他们能为读者带来一些快乐,也许还能够引起一点点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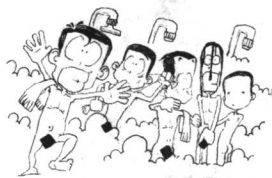
最后我在这里向我的支持者们致谢——

感谢我的家人,在等待出版的漫长时间里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感谢张亦含老师为我提供中肯的意见;感谢浸水,他的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及刘昕和李华敏两位编辑,为她们最终使《别有洞天》端上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

萧峰

2002年11月16日

RB024/17



目录

目 录

六官	001
心语	021
红烧肉	030
无事生非	038
自不量力	049
绝招	055
泾渭分明	061
学生家长	064
变味	067
这人欠揍	071
不白之冤	073
一根棍子	075
艺术	080

目 录



症结	084
攀比	097
省油灯	103
运动	112
兑现	117
成长	132
相亲记	147
别有洞天	170



六官

六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学同学。

我第一次走进空荡荡的三栋5楼4号宿舍见到他，着实愣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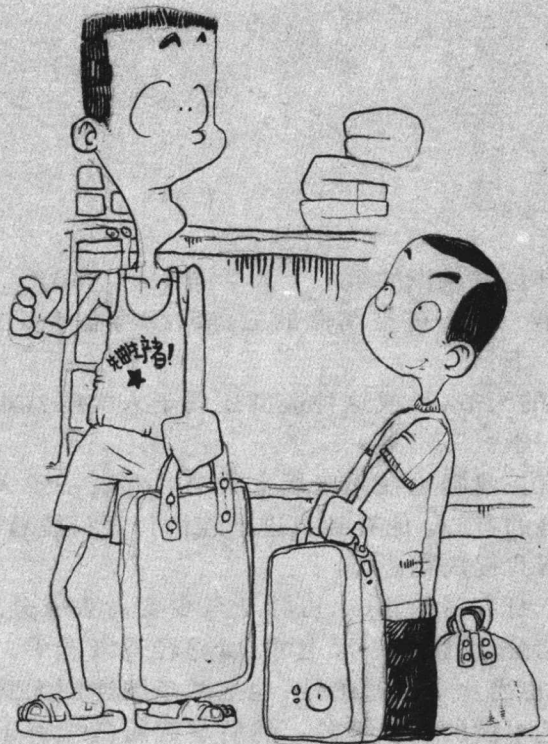
“我的天爷，长成这种造型还属于人类吗？难道他将是我的同学？”

六官正盘腿坐在光床板上看书，穿着一条大裤衩和松松垮垮的背心。他看到我进来连忙打开折叠着的长腿，热情地帮我提皮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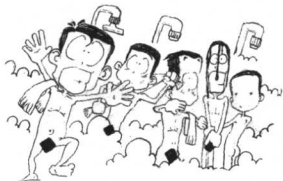
六官身高一米八二，可脖子至少要占去五分之一，体重五十七公斤，腰围一尺七寸，属超轻量级选手。军训的时候，六官当众表演过绝技：他把两条腿连同大胯轻轻松松地塞进军裤的一条裤筒，然后举起胳膊把裤子往上一提——他居然可以从另外一端钻出来。我估计他在高中的生理卫生课上一定为广大师生做过活教具——只要扒光了立在讲台上，完全就是一副人体骨骼标本。



别有洞天



其体态特征还远远不止这些，在六官脖子前端悬吊着一个强健有力的巨大喉结，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面部



别有洞天

表情,那喉结一定会上上下下地扯动几次。起初当他出现在我们视线的余光里,只要喉结一动,我们就以为他要说话,于是齐刷刷地行注目礼,其实他只是咽唾沫。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对他而言,仅仅眼耳口鼻身这五样是极不充分的,必须再加上一个“嗦”。他的全名叫赖粤湘,费眼费嘴费手,不如干脆替换。他对“六官”这名字倒是挺喜欢,有时候他收到的来信上也郑重其事地书写着“六官收”,想必已经推广出去了。

我们宿舍只住五个人,另外三位是阿良、李晨光和舒子庆,不用说,毕业这么多年,我们当中大部分仍是死党,而六官却是很特别的一位。

我们所在的设计系是小系,下辖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和服装设计三个专业。作为一个试点的新专业,部分生源来自理工科,甚至无需美术基础。开学之后我们马上进入专业基础课——素描、水粉以及色彩理论的学习,以最快的速度、最浓缩的课程给我们感染一些艺术脓包。

当全班的男男女女每天都沉浸于艺术的快乐时,六官却每天绷着脸,不苟言笑。起初的素描还好,后来的专业形体素描以及色彩课他经常坐在一边只是看,或是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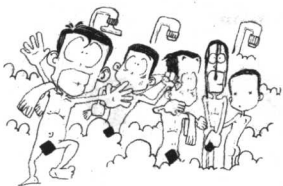
别有洞天

着烟在我们的画架之间来回踱步。最后他索性逃课，交上去的作业只能算应付，或者找别人提供大量的帮助。

专业老师李桐对这事很生气，他说一年级的新生就这样不用功的很少见：“上次素描我给他70分，他这回色彩能及格就很不错了。”最让他百思不解的是：“这设计系在全校的诸多专业里是相当丰富多彩又饶有趣味的，很多人想挤进来，可错过了机遇后只能远远地看着，六官为什么总是逃课呢？”

教务处的一名中老年妇女同志负责我们系，作为巡视员，她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有一回李桐在课堂上吸烟被她逮到，毫不留情，当着学生的面把李桐狠批一通。我们都替老师觉得冤枉，这是在画室，一边画画一边聊天听音乐斗嘴吃零食属于极度正常，老师吸烟更是小菜一碟。就是这样古板的老先生，偏偏让六官遇上，她来抽查三次，其中两回六官旷课。

按规矩这要在全校点名通报批评，但六官人缘好，从系主任到辅导员都全力为他说好话。好吧，教务处松口了，不通报批评可以，但要在系内做检查，而且他的成绩和作品要由校方过目。



这事很可怕，六官的作业真可谓问题多多，老师们把他当做先锋派、野兽派、达达主义风格，这虽然是笑谈，其实是找个借口让他过关。如果交给教务处检查，麻烦就大了。

我们都不清楚具体的检查过程，事后系里传出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样的作业也能及格，那么请问你们诸位艺术家，什么样的东西不及格呢？艺术难道就没有标准吗？”

我们的老师无言以对。于是六官第一学期已结课的两门课程，从及格下降为需要补考或者重修。而其他科目，如高数、物理、英语等，六官无一例外名列前茅，我们关心地问他时，他只是照旧微微一笑：

“没什么，这几天心里不舒服。”

我们把作品摆成一行评头品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时候，六官一般都会走到屋子外边去。

在设计系开始流行围棋，以老师为甚。每天中午我们下课路过系办公室，都能见到几位老师端着饭碗聚在一起切磋。李桐是其中的高手，他经常摇头晃脑地自诩说：“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



别有洞天

其他老师不服气,可每次挑战总是输。另外一位高手姓谢,教建筑史和西方美学,大概与李桐半斤八两、互有胜负。这两大高手堪称系里的哼哈二将,对局的时候,周围经常围着一大圈人,对弈者抬头长舒一口气,经常引发几个人脑袋连环相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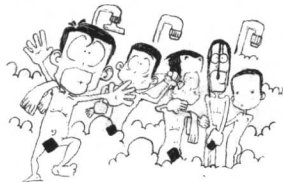
我也去围观过,弯着腰既辛苦又不能乱说话,而且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六官偶尔也会来,他凭借着长颈鹿一样的脖子根本无须弯腰,只要向前伸伸脖子就可以轻松地纵观全局,但不出两分钟,他便扬长而去。

棋风慢慢地在学生中也蔓延开来,阿良还托熟人带来一副云子,虽然棋艺很臭,装备可并不将就。我们手里摆弄着黑白云子,另外要喝绿茶、用折扇,一副臭老九的作风。

我们隔三差五地摆棋,六官总是避而远之。在他离开之前经常问我们:

“你们的臭棋要下到几点?”

有一天我与阿良因为数棋不清而发生争执,谁也不肯认输,但是棋面又无法复原,正在打嘴架,六官避难回来了。他终于忍不住说:“你们应该从最基本的规则入门,



照你们这样下二十年也不会有长进！我劝你们找些其他娱乐，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这分明是话里有话。我们将他一军：“你别牛×，咱俩摆一盘试试！”

六官摇摇头，终于和盘托出：

“我是业余四段，看着你们下棋简直惨不忍睹。”

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阿良更是个怀疑论者，照例鼓着眼睛说：“你小子不是他妈的吹牛吧？”

六官从一个皮夹里拿出他紫色丝绸封面的段位证书，我们四个完全呆了。阿良把证书捧在手里，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大。

这消息很快传开了。

李桐和谢老师数次邀他切磋，都被他婉言谢绝。

11月底的一天，我们上色彩理论课，李桐远远地看到六官朝画室走过来，就迎上前去。六官想溜，但被李桐抓住，两个人在画室前面的树丛里嘀嘀咕咕讲个不停。我们看到六官起初铁青着脸慢慢摇头，而李桐也神色凝重，不停地拍拍六官的肩膀。他们两个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好像在谈什么军事机密。有人凑过去偷听，李桐很严厉地摆着



别有洞天

手说：

“喂，不要过来！”

两人谈了将近一节课。

他们终于走向教室里，六官打开调色盒开始挤颜料，而李桐兴奋地来回走，踩得木地板当当作响。他忽然大声宣布：

“今天赖四段终于同意我的挑战了！”

听那口吻就像求婚成功，原来他们两个差点儿把耳朵咬掉就为了这点儿屁事，有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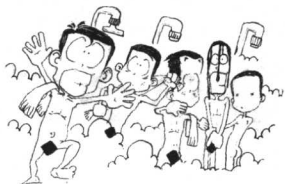
转天下午没课。六官去系里，李桐早把一间小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一回不允许太多人围观，仅仅让三四个老师进入对局室。

大约四点钟，六官回到寝室，笑嘻嘻地说：

“哎呀，我输了！”

我们四个刚睡完午觉，听到他这么说全翻身下床，恶狠狠地将他围住，阿良睡眼惺忪地骂着：

“混账，你那证书是假冒的吧！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四段，还借用老子的围棋，你知不知道我们对你抱了多大希望啊！竟然回来就这么轻飘飘地说输了，真给我们丢脸，



你应该死在外面！”

六官只是笑一笑，他说：

“为了这个就去死？好歹也是一条人命啊！再说李桐也下得很不错，算了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赢回来就是了！”说罢他也钻进被子里，似乎还挺快乐。

过了几天谢老师亲自到宿舍来找他，六官这一次很痛快，相约周六晚上七点钟开战。

半夜三点多，六官摸黑回来，他把我们都叫醒，宣布大获全胜。我们睡意正酣，听到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不让他赢一盘，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来睡觉。”

六官后来再也没有同老师们下过棋，而李桐自己也绝口不提他赢棋这回事。有的时候六官会在棋迷当中挂盘讲解一二，听他讲课意趣盎然，什么“官军在此，杀你流寇……”，什么“在这里扔一个潜水艇……”，什么“小心这里有一手‘老鼠偷油’……”，看他娴熟的手筋，准确的算度，那些棋迷痴痴地听着，心悦诚服。

六官虽然是这般的有道骨仙风的才子，在他大学第一学期期末的成绩单上不乏92、95、优等这样的高分，但是专业基础课有两门课程被挂，六官郁郁寡欢地度过了大